# 巨流河读感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尘埃落定 更新时间：2024-08-14

*第一篇：巨流河读感《巨流河》读感张林军什么是历史？历史告诉了我们未曾走过的路，这些路甚至连想象都存在困难。然而，历史确确实实地发生了，在那样的背景中，人们的灵魂与我们一脉相承，有生之喜和死之悲。生性是一面镜子，能照出酸楚和悲愤的情义。这些...*

**第一篇：巨流河读感**

《巨流河》读感

张林军

什么是历史？历史告诉了我们未曾走过的路，这些路甚至连想象都存在困难。然而，历史确确实实地发生了，在那样的背景中，人们的灵魂与我们一脉相承，有生之喜和死之悲。生性是一面镜子，能照出酸楚和悲愤的情义。这些共鸣便是精神的思索和人性的关怀。

齐邦媛教授用诗化的言语和平实的语气，带着淡淡的忧伤，向我们讲述了20世纪的家与国、人与事。什么是求知？什么是国恨？什么是政治？什么是人生？

卢沟桥的一声枪响，便接着风起云涌后的惊涛骇浪。求知与求存从那时就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，从华北到江南的铁路上，从沪宁到川藏的江河边，甚至黔桂的山路里，甚至湘西的田埂间，都络绎着逃亡的年轻生命。中国的教育在铁蹄的驱赶下，悲伤而惶恐地经历着转移。眼睁睁地望着故乡和亲人在身后被日人的侵略吞没，竟也来不及抹去淌下的泪水，逃亡的双脚走下的也许竟是一条诀别的路。从此学校就是流动的家，师长和同学便是相濡以沫的亲人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而彼时求知的道路不仅漫漫长远，而且艰辛险恶。在西南一隅，中国的大学依然倔强地传播着人间的真理和正义。云南的联大，重庆的政大，乐山的武大……曾经烟火不绝的廊庙成了最好的课堂和学生栖息之所，即便这世上没有神祇，它们也确确实实地拯救了求知的生命！三江汇流处，那乐山的大佛是否也因此露出了千年的微笑？不绝的弦歌取代了香火，那是信仰的延续！“中国不亡，有我！”成了虔诚的求知动力！日本的大炮和飞机从江浙平原一路追杀到西南的崇山峻岭，令逃亡的脚步不敢有顷刻的迟疑。同胞的生命被同草芥般刈割而去，南京的骸骨，重庆的废墟，沦陷区的荒凉和寂静，令悲伤汇成了国恨。站在烟尘未尽的断垣残壁之上，胸中的愤慨常常化作响彻云霄的歌声和呼号，激荡着见证灾难和毁灭的每一颗心灵。这是一个民族的应战誓言！国恨便是如此，当国家的大地和天空竟然都成了外寇的屠场，这血液中奔突的屈辱和悲怆已无处存放。连仁慈的上帝也无法拦阻这复仇的怒火，宗教信仰已无助于平抑内心的起伏。当虔诚的基督教徒张大飞驾驶着飞虎队的驱逐机，一个个击落来犯的日本航空兵时，内心所氤氲的只是一片平静。在天地的大恨之间，他总算捍卫了一片尊严。这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的半空，竟然是彼时最幸福的所在。

在国难当头之际，民族的凝聚力触手可及，生存的目标从来没有这般简明和清晰。几乎所有的人都深明大义，英雄的事迹常常远播国家的每一处角落。素昧平生的人可以为了一个共同的捷报而紧紧相拥。然而一旦外患解决，人们的重心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存放的平台，刹那间就陷入了一种没有着落的混乱状态。政治的清算随即展开，相互的指责也不再消停；阶级的矛盾无法调和，权力的斗争便匆匆上演。御侮的枪口指向了曾经的战友，流血的大地又要收留一批子民的尸骸，却不再是为她而战！和平的呼声在政治的狂热之下显得如此稚嫩和幼弱，共建家园的梦想永远只是梦想。俄顷的喜悦便接续着惆怅，继而是茫然的无助。这一代年轻的学生，必须在政治的泾渭分明下做出选择，校园中已几乎没有学生本分的场所，中立的学术研究也已经被政治推搡地东倒西歪。昔日的好友也许在选择的一瞬间，就恍若路人了，命运常常捉弄人如此。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冷静和理性的政治！

当一个甲子走过，齐教授重游东北故地，“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，望着渤海流入黄海，再流进东海，融入浩瀚的太平洋，……，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，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，海湾湛蓝，静美，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。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。”这来自海岛的平静，是对巨流河滔滔江水的呼应。人生曾在这江河畔起起伏伏，一生的牵挂也系于此，然而终于未能实现，却在海岛上找到了另一方平静。这生命的轨迹，世事的沧桑，犹如挥毫的一笔，在太平洋的西海岸画上了一道爱恨交织的弧线，静静地躺在深海中，却也割舍不断。叶落归根，也许有了更为复杂的诠释。

人生起伏如此，也绝然不是听天由命，即便冬霾将至，也要将生命释放。一如雪莱在《西风颂》中吟唱：“呵，但愿你给予我狂暴的精神！奋勇者呵，让我们合一！……要是冬天已经来了，春日怎能遥远？”一如齐邦媛教授在85岁的高龄时，写下了这部感人肺腑的著作！

**第二篇：读《巨流河》**

读《巨流河》

这些天来喜欢上了读书，也不看电视了，每天都读，被一本《巨流河》所吸引。

这是一位台湾学者所写的自传，作者齐邦媛。她和我是老乡，也是东北人。这也是吸引我将此书买来的原因之一。因为总认为国民党以南方人居多，东北人在国民党，在台湾，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
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态度。很开眼界的。

齐邦媛是很女人的，她总是很弱的，她会生病，会昏倒，会哭泣，她需要关照，需要家庭……她和我们多么的不同！我们是一群“铁姑娘”，是和男生一样的血气方刚，为革命去拼命，去牺牲！

但齐邦媛又是很坚强的，她坚持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态度，不受周围的影响，埋头读书，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学业和自己的事业。

还有她对于政治的态度。她在大学期间，也参加了“前进”学生举办的读书会，在那里介绍前苏联的文学作品《母亲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，高唱前苏联歌曲，还有解放区的歌曲“东方红”。但她的父亲马上告诉她，不要过问政治，不如趁着对学习有兴趣的时候好好读书，“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

沉得住气。”让我非常感慨的就是在她在政治门前犹豫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及时地给了她正确的指导，让她远离了政治的漩涡，从此安安静静地有了自己的生活。

经过了半生颠簸，我认识到了政治的可怕，政治不是老百姓可以玩的东西。政治不是玩弄人，就是被人玩弄。想我们一介平民，在政治的大潮中，哪一个不是被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小小蚂蚁呢？可是，我的认识似乎太晚，在我的年轻时代，全民政治，大潮裹挟之下，哪一个人能够自主选择生活的道路？我们被逼上山下乡，被逼在苦难中拼死回城，被逼在命运的捉弄之下过着艰苦的生活，做着并非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学习并非自己志愿的专业。到了晚年，终于盼到了政治环境宽松了，可以读到这样的书籍，看到了别人的完全别样的生活。她让我羡慕的是她的父亲能够及时地给她以指点，告诫她坚持读书，不要参与过于热情热烈的事情。这对于我们，都是教训。

当然她所在的时代与我们不同，在我们所处的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她如果有那样的态度，一定会招来大祸临头。在文革时期，想埋头读书也已经是莫大的奢望了。

读过为本书，给我的启发便是要象齐邦媛那样，能够安静得下来。相信即使在大陆，类似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样的疯狂政治也不会再有了，希望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——想当年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革命去牺牲，如今真的牺牲

了，是苦是乐？——能够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要沉静得下来，坐下来认真地读书，才是真正振兴我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。象现在这样的浮躁，每一个人都想着怎样走一条“捷径”，一夜暴富，一夜成名。没有淳厚的社会道德支撑，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相助，这样的繁荣只是过眼云烟，难得长久。

在书中的最后部分，齐邦媛回到大陆探亲访友。她听到了许多关于大陆亲友的几十年的遭遇。因为她父亲在国民党内的高官地位，她的亲友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还有她的同学，老师，在解放后的几十年中都有这样那样的坎坷经历。我读到齐邦媛的这部分转述，心中产生了莫名的反感。我虽然憎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憎恨上山下乡，但是我也并不喜欢“外人”拿着我们的这些当年的痛苦来与她们的成就想比较。这说明什么？虽然她不问政治，用意也不言自明。我不喜欢。看来政治也并不是你想远离就能远离得了的吧？

**第三篇：读《巨流河》有感**

读《巨流河》有感

如此悲伤 如此愉悦 如此独特

--读《巨流河》有感

数度哽咽，数度流泪，数度澎湃，然后归于平静。读这本书时，许多的画面烙印在心灵之上，给了我从未有过的震撼与感动。

《巨流河》与其说是一部个人回忆录，不如说是一部记录中国二十世纪的大事记。一位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人生，承受着巨大悲伤，心灵上刻满弹痕的八旬老者，深沉如大河般和缓而有力量的述说家国的命运，即使在生离死别至痛时刻，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。也许这正是此书的魅力所在。

书作者齐邦媛，一九二四年生，辽宁铁岭人，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。巨流河就是现在辽宁百姓的母亲河——辽河，她的父亲齐世英，是当时东北革命军的辽字一号，深入参与了抗日战争和内战过程，亲身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。精通德日英三国语言，还只是个少年时，便深感那时的北方乡村，国民知识闭塞，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，在淳朴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愚昧。长大后，他坚定地认识到，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地教育才能潜移默化的拯救积弱的旧中国。在战火中，为保中国薪火，临危受命拼力保护一千多名师生撤离南京，在防空的警报声中创建了水深火热战线后的一扇窗——《时与潮》杂志。在与父亲走过的几十年岁月，得以建立较高的价值观和对知识的认知与追求的方向。

朱光潜先生，中国近代最知名的美学家，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，教授作者英诗课。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着理想中的美好。我在读到第一百一十三页\'某日，在先生教到长诗《玛格丽特的悲苦》中‘若有人为我叹息，他们怜悯的是我，不是我的悲苦。’时，取下眼镜，眼泪流下双颊，突然把书合上，快步走出教室，留下满室愕然，却无人开口说话\'时，竟发现眼泪早已霸占了自己的面颊。这何尝不是朱先生忧患家国无处呐喊的内心不经意间的决堤，让人动情，深思。正是在这样大师的引领下，作者得以系统的学习着知识，逐渐健全着人格，培养起高尚的情操。这就是大师的本色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站在学生的生命力？？？？？？

张大飞，东北子弟。作者笔下一个让人痛彻心扉的英雄。与作者有着至真至纯的超越了爱情的感情，曾在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下，在心底一起呐喊着：\'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中国不忘，有我！\'的人。在七七事变时加入了空军，胜利前夕，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。作为读者，我无法接受一个26岁英姿飒爽，满腔热忱的青年，在丧失父母成为孤儿之后会欣然平静的迎向死亡。抗日战争中，正是有无数个张大飞才会换来今天的美好生活。张大飞的>故事悲惨壮烈，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眷恋，当他宿命式的向死而去，却在生者心里留下了灼伤般的疼痛？？？？？？

一九四七年，齐邦媛先生去到台湾，成为台湾大学外文教授，教学，著书，翻译，成为将台湾代表性文学英译推介至西方，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的先行者。她庆幸自己，在战时，依旧按部就班的接受了系统的学习，更是在名师指导下专心文学。一生受用不尽，齐邦媛以亲生经历见证了知识之重要性，教育之重要性。所以，在大学任教期间，自编教材，训练学生敏锐思考，培养阅读能力。讲义几乎是节节课都会从新做。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在我的少年时代，总会有用\'发黄的讲义\'来形容老师的辛苦，现在看来到像是某种讽刺了。

这是一本厚重的书，翻开它，你便不舍漏去一字一句。于是，任何简单，断章取义的>读后感，都会是对历史得不敬重，只有亲自用心阅读，才能感受到作者那一生的情怀。

《巨流河》，一位历史见证者的回忆，随着往事的追忆，我仿佛听到了那个战火死亡阴影下一群流离失所学生在流亡的路上，在月光下，在炮火中，依旧希望不灭的唱着《松花江上》：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；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；

九一八！九一八！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；

九一八！九一八！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；

脱离了我的家乡，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；

流浪！流浪！整日在关内流浪！

哪年哪月，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？

哪年哪月，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？

爹娘啊！爹娘啊！

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？？？？？？

感谢一分部王珂乘务长提供以上稿件。

微信扫一扫

关注该公众号

**第四篇：读巨流河有感**

写给脚下美丽的南开

——读齐邦媛《 巨流河》有感

近日拜读了齐邦媛先生的自传《巨流河》，收获颇多，不只是其非凡的文学素养与潇洒的文笔，更为其一生中不凡的命运，以及命运中所折射出的人格所打动。齐邦媛先生早年出身于南开中学，与我们身处的这个地方有着不浅的渊源，书中也有写到她在南开中学的生活。作为今日的南开学子，在与这位敬爱的校友在书中交流之时，不免有了几分对于我们校园的思考与感慨，接下来想浅谈一二。先生那时所在的南开，作为中国第一所被日军炸毁的高校，在抗战乱世中依旧坚持治学，与清华、北大千里迁徙，在云南组成举世闻名的“西南联合大学”。南开精神一脉相承，无论是南开大学，还是南开中学，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始终是南开学子牢记在心，身体力行的宗旨。据齐先生在书中回忆，当时的南开中学，教学条件极其艰苦，宿舍也很简陋，十八人一间的宿舍，终夜与臭虫作战，但越是艰苦，南开越是发愤图强，南开的教育无论是文学、理学、商学等主流学科还是体育、艺术、话剧等辅助学科，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。南开学子砥砺求学，爱国爱民，组成童子军日行一善，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亦不退缩。南开的老师，以任何时代标准来看，都是注重灵性启发的有识之士，尽其所能教育学生，倾囊相授之余，与学生同甘共苦，奋发向上，令一届又一届的南开人成为国之栋梁。自第一届的梅贻琦和喻传鉴，以及后期的周恩来、吴大猷、曹禺、陈省身、温家宝等，名单可以达

“一里路长”。那时的南开，一片辉煌。

时光飞逝，“南开为国牺牲，有中国就有南开”。即使百年过去了，南开依旧屹立在中国大地上。人事变迁，观今日之南开，总觉得与昔日南开有些不同了。今日的南开，依旧是全国一流大学，南开的老师依旧很优秀，南开的学子依旧质朴，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仍是我们南开人一声践行的校训，做人的宗旨。但是随着社会的前进，时代的变迁，南开的人和事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。学生宿舍由过去的十八人一间变成现在很人性化的四到六人一间，教学设备，学习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，可学生手上捧着的书变成了笔记本电脑，笔记本上显示的是淘宝网，人人网，QQ，龙之谷等各种华丽、娱乐的画面。课余听的更多是流行歌曲而不是讲座，看的更多是好莱坞大片而不是国家时政，读的更多是武侠、言情而不是名著、科学。大学生选课也不是想学知识，是蹭学分，蹭高分。宿舍里的宅男、宅女数量与日俱增，体育锻炼缺乏，意志不强，前不久响应国家号召举行的“阳光长跑”活动，弄虚作假者有之，置之不顾者有之，身体力行者鲜矣。大学课堂教育的学习效率也不如从前，老师台上讲，学生低头听，讲完，听完，下课两不顾，真成了梅贻琦先生所言“表演者与看客耳”了。

平心而论，今日的南开的确不如战时的南开，各种原因值得深思。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南开由私立大学变成了公立大学，“公立”就意味着教学、治校的方针策略要受政府约束。陈寅恪先生言“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”，大学应该是个自由的学术天地，如果过多的加入政府干预，只会使得教学质量与教学目标背道而驰。很久以来就有一

个鲜明而经典的例子：老外问中国学生问什么一见面就说“How are you？”，而学生的回答是“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统一英语教材。”事实证明，教育管制的确是影响教育发展、培养人才建设的重要因素。另一个原因是南开学子“允公允能”的精神仍在，可“日新月异”则没有很好的发扬下去。只要国家哪出了一点事，南开人总能佷快付出自己的一份力，为国家排忧解难，四川地震，西部大开发，南开学子捐衣捐物捐志愿者，心系百姓，胸怀天下。但在发扬“日新月异”方面做得不够，南开是培养出了很多著名校友，国家栋梁，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往者已逝，来者犹须追。我们不能一味的沉溺在过去的荣誉或成就中，而忽视或者忘记了现在肩上的重担，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，我们就该为中华之复兴而奋斗，将南开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的精神保质保量、生生不息的诠释下去、传承下去、发扬下去。

南开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，她们携手走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时候。而正如齐邦媛先生在《巨流河》的序言中解释她写此书的初衷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，日本人侵略惹来两颗原子弹也写个不休，而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，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。而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的她，心灵上刻满弹痕，“六十年来，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？”先生为祖国黑暗的六十年写下了一首挽歌，那我们呢？面对我们曾经辉煌、目前光环已经日趋暗淡的母校，或许我们没有齐先生的能力写一段能让无数人记住的纪念，但我们能做的是发扬“允公允能、日新月异”这质朴却又踏实的校训，做好自己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母校走向璀璨的辉煌贡献自己的力量！

**第五篇：巨流河**

弦歌不辍

“如此悲伤，如此愉悦，如此奇特”，王德威在《巨流河》的后记中如此评价齐先生和她的《巨流河》

偶然的因素，听一位学长介绍起《巨流河》，就买来看看。还记得那时候还在紧张的复习准备期末考试。晚上回到宿舍，拿起这本书随意的翻翻，就这样，被齐先生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吸引了。回到家又认真地读了读，感触颇深。

或许因为现在的我还是大学生，所以对齐先生笔下的“三江汇流处——大学生涯”感到莫名的熟悉。

齐先生在填报志愿时“无视”重庆的一切大学，只因“离家太近了”。而在选择志愿时更是为了证明自己比父亲“差不到哪去”而选择了哲学。但经过一年的学习后，却“被证明”她没有学习哲学的慧根，被劝调到更擅长，或者更适合她的外文系。就这样，齐先生在恩师朱光潜先生的指引下走入了流淌她一生的“巨流河”。不能不说，在求学的过程中能遇到一位真心帮助她、引导她、教授她的老师，实在是一幸事！

在读《巨流河》的过程中，心境似乎像巨流河那样静静地流淌着，但也好几处让我振奋、感动甚至热泪盈眶。

齐先生上与中山中学的学生，在战乱的年代，为了读书，竟跨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从津浦路过黄河铁桥，从南京到芜湖，由芜湖溯长江到汉口，再到长沙、湘江、贵州、广西直至四川。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似乎骄傲的完成了他们教育生涯的“长征”。当读到挑着行李、穿着

草鞋、走了六七百公里、二十七天的董修民看到齐先生的母亲，走近叫她“齐大婶”，而齐先生的母亲不禁放声大哭时，不禁留下了眼泪。这是怎样的时代竟让只是为了求学的孩子承受如此的困难。而已然生活在安逸环境的我们还能感受到求学的那种渴望与追求吗？

在战事失利，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的时候，齐先生那个年代的象牙塔似乎摇摇欲坠。武汉大学的创校校长悲怆的说道：“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，绝对没有放弃的一天，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，教育部命令各校，不到最后一日，弦歌不辍。”

而弦歌不辍亦是齐先生在学习道路上一生的写照。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湾开放大陆探亲，一九九三年齐先生去大陆看望身患肺癌晚期的大学好友鲁巧珍。“知道你要来，我一直等着”，鲁巧珍像至迎宾词似地念杜甫的《赠卫把处士》诗。青春梦想都已被现实击破，鲁巧珍劝她珍惜已有的一切，好好活着：“你到台湾这些年，可以好好读书，好好教书，真令我羡慕。”是啊，那噩梦般的十年砸断了多少人的路，砸碎了多少人的青春与梦想。忽然明白，难道不应该好好利用这大学的四年读读书嘛！

齐邦媛先生的一生似乎都在求学，上学的时候不忘读书的本分，工作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内心追求，求知的渴望与坚守的毅力让我感动、敬佩。

我想，我应该好好地审视属于自己的那条巨流河，弦歌不辍。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